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十九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于杭生取債

支登于六甌費之次子杭生聰慧過人六歲出天花延醫購藥所費不資一日謂六甌曰尙少我錢七千餘文還楚便去語罷而斃六甌買棺葬費果如其數云

吳晚雲孺人節操紀畧

吳晚雲名蕙仙吳下東山名族之女也父諱景鉉字峻天服賈滬城母席氏涵莊公之女晚雲十一讀書十三

學繡幼愛詩史吟咏才思過人。道光十四年甲午歲歸於槎灣周服耕之長子名本勲字樹奇號似溪儒生爲繼室。公姑老病奉侍辛勤公姑棄養盡禮盡哀十六年丙申十月夫故晚雲年二十七歲嫡出一子名炳哲字鴻儒年一十三歲夫弟二人經理其兄病支喪費賤多重屢索取凶凶聲振寢室令人難受晚雲一一查明重屢數欸小籤貼出註明情節并書一聯於後使後人知悉其聯云此日昧天良財重義輕欺寡嫂他年歸地府藏羞掩耻見親兄夫弟懷恨大播穢言於外晚雲聞之

憤極不甘默戰遂於廳屏門上粉書一聯云守節撫孤  
一片苦衷天地鑒欺兒滅嫂兩心同惡鬼神知此聯一  
寫房族齊來攻擊眾口言差語多譏刺畹雲從容對族  
人曰伊將我如此汗鱗族中許多尊長但知倚強抑我  
不能面斥匪言可知物不平卽鳴所以寫出明明心迹  
我亦曉得凡爲女人節之一字至死方全今我年未三  
十豈能自保現在自問清白豈甘受此汗言寫此一聯  
心無所愧適或言行不符其字不洗自落如若言行無  
違其字長在身後縱被人洗去其字跡總不能滅真假

借此而明此時無煩饒舌言訖歸房眾皆散去壬寅季春夫弟回家娶媳挽托堂中伯叔轉懇晚雲之父再三勸諭託言母疾接女歸甯囑伯叔輩卽行洗去後晚雲回家乃翁諭云對句父叫洗去女回家不得再有他說如有多言傷父面情非知理人也晚雲歸視字雖洗去字跡宛然私心自慰其節真可證矣宜其癸亥遇賊不屈身受賊刃十七傷而不死節動天鑒良不誣也同治九年秋余與晚雲之表妹丈葉君悅三滬城邑廟茶叙俱談及此心佩晚雲之節操遂求其繡餘吟稿并寫聯

原由逾年得讀種種卽謹書之以永其傳今晚雲年已六十有一矣子故孫存長名玉鈴次名玉坤俱已成立噫似溪香火綿綿皆賴晚雲節操之功若晚雲者豈不浩浩落落巾幗中一大丈夫哉余敬之重之并採其詩賦而錄之俾後人讀其詩欽其節庶不負其守志撫孤一片苦衷也已

觀燕

出入珠簾玉有聲  
舞風雙剪自輕盈  
看修畫棟呢喃處  
似與東君訴別情

病起

強支病骨疊雲箋。弱不勝衣倍可憐。藥有君臣延歲月。錢無子母度流年。詩懷零落渾非昔。暮癖清疎豈似前。伉儷殷勤情最重。爲儂憔悴不成眠。

詠女貞花

清如霜雪淨如銀。不與凡花鬥色新。開向疎園供冷落。輸他九十艷陽春。寶馬香車繞隊行。十家簫管九家笙。繁華易去春光老。李謝桃飛見女貞。孤高不改歲寒心。傲骨何愁風露侵。莫謂開時無伴侶。曲

欄深處有知音

悼亡

天嫉英才迅速催返魂無術可追回冥王亦重溫  
和客案側留君作侍陪盟言猶在忍相忘棄妾空閨  
情倍傷恨煞斷腸君不覺追隨何路更茫茫修文  
無地可追求知在瓊樓與玉樓願撫遺孤成立後白  
雲深處伴君遊

詠白菊

爲愛秋來陶令花天然皎潔絕纖瑕不因露冷移眞



性豈畏霜寒。換物華靜。浸幽香。迷淡月。淨搖踈影。傲  
流霞。孤標千古。高賢賞。梅竹同盟。非浪誇。

對菊

何處移來種。亭亭迥絕塵。嗟予寒徹骨。敬爾不迎春。  
籬下宜高士。霜中見澹人。莫愁無賞識。靜裏現天真。  
落花賦 以花落一溪春水香爲韻

若夫春裁錦繡。春剪繁華。暖風颺日。芳草紅霞。韶華  
堪羨。美景堪誇。花牽舞袖。仙衣柳絆。雕鞍寶蹕。滿境  
如雲。款款蜻蜓入院。一庭似錦。飄飄粉蝶穿花。及夫

春光之將暮也爾。廼序近清和時。將浴佛。柳綿拖金。  
花光映日。書館怡情。佳文盈帙。閨閣何如。妄思弄筆。  
雖多惜豔。深心恨少。回春妙術。雕欄小立。靜聽鳥語。  
喃喃。畫閣閒凭。細數花英。一一老盡東風。啼殘蜀魄。  
纔看草徑紅稠。瞥見枝頭綠嫋。豈造化之無情。亦盈  
虛之有格。煙迷碧樹。誰憐青帝。辭權水送飛英。應嘆  
春皇飄泊。愁聞鶯啼燕怨。綠慘紅悽。忍看雨後風前。  
香消花落。邈其遶欄聚散。逐水東西。常愁鳥踏。預恐  
鶯棲。悵蝶蜂。分有恨。感風雨。而無稽。流出清渠。悞認

桃源仙液瀉來碧澗依稀塢市花溪當時積翠莖邊  
傷春作賦此日埋香塚畔掃石留題時有尋芳醉客  
拾翠佳人蘭橈桂楫紫陌紅塵日斷桃花渡心傷楊  
柳津風催淺色鋪芳徑雨壓餘香綴錦茵金谷園中  
程曉曾來避暑河陽縣裡潘安若其憐春則有雅士  
敲詩嬾翁凭几曉露初分午風乍起雲迴碧幄一年  
花事闌焉雨打晶簾九十春光去矣可憐燦若明霞  
忍使香隨流水于是依依飛舞冉冉飄揚塵鋪錦繡  
水瀉文章盃酒攀留恨煞榆錢難買箋詩送別笑他

花筆無芳際茲時祖餞離亭偏多別淚訂來歲迎春  
小院再賞穠香

稻佛

山左榮成縣澤上村于度湘業儒未就稍知地理秋稼  
登場偶拾一稻管觀之得一粒米形如佛像衣履俱全  
胸乳突出寶藏於家已十數載辛未三月初六日余來  
吳門下榻于竹虛刺史安得廣廈詩畫餘間與于十三  
貢之巖尹坐談述及此事蓋親見者特爲記之昔聞先  
大夫說都中見一米佛惜未記其收藏之家因并記以

俟考證

文石

山東文登縣有花斑石俗名文石灘卽東坡所謂文登石也縣之東有綠豆嶼王某少業儒屢試不得一衿家有薄田可耕可讀性愛石所得山水人物花草蟲魚種種奇異不可枚舉最寶貴者有成山圖一塊徑圓三寸許質白如玉光輝炫目中有峯巒寺宇逼肖成山背面有朱文天盡頭二字草書精妙真奇珍也王某寶藏祕不與人咸豐九年冬于意堂同鄉友尋石於海灘三日

其得文石萬餘塊歸途遇王老邀至其家欸留數日徧閱所取文石僅檢出二十餘枚可以賞玩中有踏雪尋梅一石堪爲上珍此石現爲意堂堂兄希姚所據餘皆尋常花蝶雲樹之類無足重輕王老曰諸君所取之石除踏雪尋梅外皆凡品耳小老愛石數十年頗有可觀盡數持贈惟成山圖一枚留爲鎮家之寶同游諸子虔請一觀以增眼福既承厚賜斷不敢豪奪巧偷也王老笑曰琴遇賞音何吝一奏三日後邀坐綠豆島頂遠看成山懷出斯石按圖指證絲毫無異同觀駭目歎賞歡

呼名實相符。洵爲希世之寶。惟天盡頭三字。本係李斯篆書。今則變爲草字。王老收石於懷。同人拜別而去。

### 夢丹療疾

又登縣大水泊于十一昌述之妻林氏。於同治元年夏秋之間。忽染霍亂。甚危。夜夢老嫗授丹一丸。云服之卽愈。林受丸不敢服。老嫗微笑而去。驚寤後索丹丸。在枕畔。開水調之。異香滿室。林服之疾立愈。授丹者佛耶仙耶。抑野狐耶。則余不得而知矣。于十三云。

### 泰山廟神女

文登于意堂原配王氏伯淑識文義喜彈琴年十九歸于二十三歲懷娠患肝厥險証僕婦急將冷水向簷端一潑大聲呼名病者醒問故曰適見一大黑人以巨手掩余口遂昏厥冷水一潑黑人便退故得活自此見有三女童奉侍左右無片刻離家人倩女巫視之巫曰前身是泰山廟中神女紮紙人爲替身焚之病可愈依其說病果愈分婉得男至七月復病又見三女童來侍一執琵琶一執花朶一執麈尾謂王夫人曰宜早歸真勿貪塵世等語七月十七日呼夫坐床細談衷曲天明囑



夫速焚紙轎紙馬喚兒一見微笑而逝。越年意堂携兒到揚州胞兒竹虛任所名之曰江孫。續娶范氏谷逸撫如已出逢王夫人忌日設筵堂前忽一僕婦仆地口中胡言問其姓氏云是于六甌之妾孫從王夫人自家鄉來探望問王何在曰在祖先座側。後數月于書雲參軍從山左過揚州問之曰奇哉我在家中七月十八日亦有僕婦顛仆詢之卽曰我王伯淑也。適同孫姑到揚探望承夫不棄盛設祭筵。今返家庭難謀一酌忘余忌日故托姬言并道江兒無恙。范妹賢能可喜可慰言畢寂

然十三述其事如此。書之以表神靈之不昧云。

王孝廉作城隍

山東福山縣孝廉王大輅會試歿於都門。同人以七品服殮其家未之知也。一日妻與子方聚食有纓帽布鞋一人來問此王老爺住宅否。未及應。孝廉入蟒袍補服。直至書房坐。平曰讀書處。妻子以其官也笑問之。不應。亦不語。方駭怪。都中訃音至。并將衣物及詩文包裹寄回家。中人急返問徧覓不見。先來之人亦不知所之。未數日黃縣城隍廟祝來告曰。孝廉已到任。夢中屬問各

物有無錯謫仍有字帖一本存同鄉某人處後訊之果然聞孝廉人本樸誠事親極孝宜乎其歿而爲神也

于竹虛守揚州

同治元年于竹虛時令甘泉斷大獄獲巨盜民賴以安三月初九祿洲髮逆傾巢出撲揚城十門皆閉竹虛短衣佩刀持傘立雨中督脩城堞方賊信急坡中以三次失守居人皆遷徙及門不得出蓋都將軍典阿駐兵五臺山恐遷徙者衆無以固兵心又防奸細混入城禁民出入甚嚴于官言於府曰賊至守城官之責也且獨不

計日久食匱乎宜勿禁惟米糧布疋油燭足資守城用者不得攜帶餘聽其便府尊以爲然民始得出於是朱太守忻守南門江都令陳恭溥守東門將軍派王希常率勇協防竹虛日夜登陴周流巡查十七日與王希常將立西門飛砲墜其帽竹虛手然大砲賊披靡將軍揮兵追剿殺賊無算退去二十餘里竹虛在城得疝症勢甚殆兵民省問者踵相接次日痛稍止賊又至力疾登城守三晝夜賊不得逞旋退至新集離城已三十餘里次年竹虛去任揚之人籲留未准後署六合卸事時

渡江請留者數千人其行也合邑之民攜老扶幼送至江口爭以錢投船中悉却不受噫亦可謂榮矣至其查獲僞補王莫仕葵則有公牘在

吳三元

婺源吳三元明經董村人經營起家積有萬金好施舍晚知其子不肖集鄉黨父老而輸其家於眾爲善堂止留薄田數畝以爲其子衣食計且告父老曰吾子愚吾歿必不能自存如公等憐念日給米一升免其行乞足矣三元爲人好漁色多隱過人皆不知去董村五里有

寺曰太白寺鄉人奉設閻羅王神頗靈一夜有乞人宿於廡下三鼓後見殿上燈火滿堂有戴冕旒黑面如王者南向坐又有戴高頂衣紫袍白鬚人自外入跪拜畢款接甚歡既而聞屏後大呼曰適已較過吳三元功不準過黑面王勃然變色白鬚人脫去冠袍跪伏地下乞人知其爲吳三元也不覺失聲殿上遂杳寂無人踪明日乞人乞食於董村將造三元家而告之至其門聞哭聲問之則三元已於前夜半時死矣後其子蕩遊無以自立鄉人給之以終

豐聲殉難

豐聲婺源諸生能文章有氣節然性迂拙時下少年多鄙之咸豐末年設帳於家一日聞警報心憤甚曰賊如此猖獗恨不得尺寸柄以圖剪滅奈何既而勸鄉人團練曰吾輩數百年食毛踐土不思報效萬一耶鄉人不從將獻策於當道途遇賊不屈曰雖無官然亦嘗受朝廷衣衿豈肯從爾速殺我勿多言賊殺之聲色加厲至死色不變如生

程某

程某吾鄉人其名號已忘之爲人篤實少讀書屢試未  
遇年六十三忽病死三日矣而身體尙溫其子壽祺爲  
名諸生性甚孝哭守之不忍殮夜半聞呼聲啟衾視之  
則歎若生平日汝勿憂余今不死余見閻君言余少時  
嘗燒蜂窠害命不少故遭此厄今稽簿籍言余嘗勸程  
世傑建立義倉功大過小壽加十年從此精力愈健其  
子就職山東解組後某乃卒年七十有三

雨花臺寶石

金陵楊長年字樸庵孝廉亂後遊雨花臺拾得一石圓



如小盆色白帶黃石質透明外無文彩隔燈視之中現孔子像旁有篆體孔字一個左現老子像右現觀音大士像儒釋道三教尊顏儼然在目有緣者視之則見寶相無緣者視之不見寶相膠西冷湘坪與楊爲忘年交親見此石燈光下屢見三聖尊顏肅然起敬辛未六月初十日余與湘坪閒談於吳門安得廣廈口述此石之奇如此

錢販索命

金陵有吳姓之子年十七八忽發狂疾說話變外鄉口

晉云俺前生販小錢爲業路過某處遇汝打悶棍而斃  
取俺錢若干千文今汝投生在此俺尙爲鬼今尋著汝  
斷不甘休隨俺至陰曹理論去吳昏迷不醒家人百計  
排解不開不數日遂卒辛未六月初九日湯在田口述

越控受責

烏程縣皮匠某夢見城隍差役來喚去說皮匠某尿溺  
城隍衣角應受重責醒來痛楚難當大發寒熱臥床不  
起舉家斷炊某生員知此事大不平爲作稟單告烏程  
縣城隍于湖州府城隍案下以雪其寃是夜某生員夢

府城隍差役來喚去到案前見冥官在上問某鞫實旋喚烏程縣城隍到堂身穿皂色袍問答言低聽不分曉又喚破衣如乞人者到堂云是縣城隍轎夫只因晝卧牆根尿桶在側皮匠小便誤滿其衣轎夫狐假虎威背地作祟縣城隍醉夢顛倒何由得知轎夫到堂嗷嗷不休不知何供旋聞呵出府太尊神諭生員曰轎夫有罪已罰重責汝亦有越控之罪罰受陽官烏程巡檢司重責三十板夢覺留心絕跡不到巡檢司地界恐受責也一日有事到烏程縣城外適逢巡檢司由府回來生員

冲道官怒命責之生員曰汝官何職浪責我耶差役道  
是烏程巡政廳生員大悟該責該責伏地甘受三十板  
大笑而去始知陰冥之斷不爽矣毛凌霄云

### 劉學政

興化劉融齋先生名熙載由翰林上書房行走出放  
廣東學政引疾歸里爲經師授徒年得館修百金安貧  
樂道手著雜論詩詞曲制義刪存若干卷名昨非集又  
有藝概數卷不出示人同治丁卯主講上海龍門書院  
余亦是年十月爲應敏齋方伯刊校陳同甫龍川文集

并蔣劍人文集館於滬上也是園冬十一月融齋過訪  
湛華堂一見如故意氣相投見余所述見聞隨筆一書  
攜之而去半月後微雪灑空獨自還書而來謂此書有  
闕世道人心可傳之作速刊爲要云云從此或一月一  
見或數月一見或一月數見觀其爲人奉至聖溫良恭  
儉讓五字爲嚴師余敬之重之常以畏友事之一夜忽  
夢與融齋談論古之賢者胸次間常有一段光明磊落  
氣象真不可及融齋聞言大悅曰誠哉士人胸次不可  
一日無此氣象也曾爲余作擘窠書光明磊落之居六

字高縣寓齋以作座銘。又集邵康節先生詩樂天爲事  
業養志是生涯二語書聯見贈。又到余小齋索紙提大  
筆書容膝易安四字而去。余年六十有四。陶嘯峯寫余  
小象沈旭庭補還山圖贈余融齋見此圖欣然題唐多  
令一闕云壯志稱蓬弧先生計不疎快遊遊漫道飢驅  
底事欲攜仙眷屬尋舊隱賦歸與天地是遼廬田園  
未覺蕪且陶然客裏琴書飽看吳山情亦得便歸去待  
何如丁卯十二月二十一日融翁過訪也是園作詩奉  
贈云山林鐘鼎雲泥隔歲暮何期遇海隅我喜實心行

實事君辭名宦作名儒英才爭立程門雪明月來從巒

社湖

黃山谷詩巒社湖中有明月

時除昇平慶同樂歌聞擊壤笑掀

鬚

余作平匪頌就正有道

余流寓滬上閉門却掃融翁時時相過

慰余寂寥庚午秋用滿江紅調作詞一閱贈融翁云老

客天涯喜良友時時觀我頓喚起懶殘成癖北窗高卧

祇愛海天明月好渾忘老屋秋風破怪長虹一道出簷

前高軒過齋十笏淹留坐罪玉屑清言吐聽陽春白

雪曲高難和拋棄高官如敝屣潛脩天爵尊王佐算龍

門講學得先生真堪賀融翁見而笑曰何以克當辛未

六月下滯。余遊吳門。返滬。走問起居。適逢融翁示疾。商配良方。議刊舊著。坐談片刻。氣鬱不舒。有呻吟聲。余卽告退。握管書之。以志欽佩。

江伊人

嘉定江伊人名湄。隱於市廛。性靜情逸。年逾花甲。神氣如仙。著秋水軒詩鈔若干卷。索余序言。弁諸簡首。工分書篆刻。繪海天吟嘯圖。以自娛。余題滿江紅一闕。云海碧天青。快吟美良宵。風月且任爾。取之無禁。用之無竭。秋蝶翩翩。尋舊夢。隙駒迅速。驚飄瞥。處茆廬。抱膝事長。



吟人中傑。才不盡頭盈雪。身蚤隱中常熱。對蜃樓海  
市。唾壺敲缺。虎嘯龍吟何意態。名韁利鎖都拋撇。幸天  
涯海角遇斯人。余心悅伊人。屬余轉求劉融齋先生題  
圖。融翁曾於小齋遇見伊人一面。謂伊人風儀清尚。知  
非常人。故肯題詩二絕句云。曾說蒹葭秋水詩。但今洞  
遡寄相思。縱然音許聞金玉。只有高人共賞之。興似迴  
風吹紫瀾。詩人具此曠懷。難始知當日成連曲。不爲塵  
中漫一彈。融翁詩詞素不易作。非其人不可得也。若伊  
人者。真吾友也。天涯得朋。喜可知矣。

毛對山

上海毛對山，字麟，性恬退，不樂仕進，閉戶著書。一日，史乘探珠二十四卷，二曰醫書侍親一得十二卷，三曰三畧類編，紀海疆會匪粵寇事十二卷。其他編次未定。若詩畫間評養性格言，亦可居吟草。又可詩話對山書屋墨餘錄一十六卷，業已刊行。工六法，深得文待詔筆意。與余爲文字交二十餘年，如同一日。曾爲余繪金石龕碧梧翠竹山房壽鼎齋雲起樓寶穠室諸圖各題一詩。亂後，丁卯，余寓滬上，顧家巷對山亦僦舍住南。

門相去不過數十步。暇即枉過談論古今。回憶亂前相叙遊讌之樂。恍如隔世。不勝感慨係之矣。曾題余還山圖七古一章。已著還山圖一則於墨餘錄中。情致纏綿。令人心感志同道合。交到白頭。殆是前緣不易多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人之言。良不誣也。

侯梅衫

上海侯梅衫老茂才。名倣。浦西褚朱鎮人。也有宅有田。耕讀爲業。授經爲事。少多智慧。舉業外。凡九流之書。無所不覽。書畫琴碁吹彈歌唱詩古文辭。無藝不習。其爲

人也質樸誠篤不尚浮華今之隱君子也庚午之夏余始識面於上海寓齋張谷鷗秀才梅衫之高弟也余因谷鷗得識梅衫亦海上之新知好友也于竹虛刺史屬爲延師遂薦梅衫爲西席主賓相得樂莫大焉辛未二月余來吳門下榻竹虛齋中與梅衫聯床三月詩畫逍遙信可樂也無心遇合殆是前緣三月十九日坐雨贈古詩云去年同寓築耶城論詩論畫見性情今春同作吳門客聽雨聽風數晨夕兼旬雨勢來纏綿疑是銀河落九天要割雲頭扶日出手無長劍雲更黑思量無計

破愁魔再與吟翁同唱歌我歌爾和樂莫樂合繪聯吟  
圖一幅天晴天雨聽自然且向北窗高枕眠待到紅日  
照窗紙輕船快剪吳淞水梅衫用余贈竹虛韻作歌贈  
余云玉谿老翁年七旬才華豔發花逢春撐腸萬卷腸  
不貧芝蘭臭味堪相親清詞麗句追蘇辛更著雜錄資  
見聞近著見畫出怪石形嶙峋墨痕滿紙煙雲新文沈  
唐仇安足論雍雍氣度春風溫性情恬淡心柔仁參禪  
解脫除塵根近繪豔禪圖全來吳會榻下陳圖書花木伴吟  
身幸逢賢主留嘉賓綺筵設宴羅羞珍劇談今古多懽

欣與公瑾交如飲醇是翁嬰饒精神壯志中年惜未  
申明朝南浦悵停雲將往吳興訪故人作詩送別欲何  
云權當離筵酒一巡

莒州城隍

周蕙圃天津人道光間爲山東莒州牧多惠政輿情浹  
洽婦稚無不深知後病歿邑人思其德政街談巷議往  
往流涕一女僕本州人病甚篤忽笑曰周官又爲本地  
城隍矣仍去服役可謂生死得所家人哭挽之謂周慈  
父母何不叩求以延年壽女僕曰得此好主人何樂生

爲遂瞑目於是燒香禮拜者絡繹不絕邑廟爲之一新  
時州佐爲周潤圃委員吳小琢皆與周公善因共議以  
人言雖不可信然公之感人慨可知矣何不拈香共禱  
果其然也當示第一籤以慰仰慕次晨赴廟行禮萬目  
觀瞻胡公先搖筒一籤飛出衆視之第一也周潤圃繼  
之亦得第一籤歡呼之聲震動廟庭若公之重來者至  
今香火日盛莒之民有所控控於廟有所訴訴於廟神  
亦潛移默化詞訟之風日戢

見聞隨筆卷二十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渡海尋夫

壽光王媪嫁年餘生一子。六年口更餓。其子入堂。媪子。意食至遼東。媪貞潔自持。紡績度日。十餘年。歲又饑。鄉人有赴遼者。乞食相從。將以尋所天也。渡海後。沙漠漫漫。草深沒頂。媪攜子隨衆行。夜伏深草中。鷓鴣狼嚎。冰山雪海。不知其歷幾許程途也。偶一夜沙飛石走。遙見紅燈二冉冉而來。逼視之。虎也。衆驚戰。媪向持觀音咒。口

見聞隨筆

卷二十



誦不輟。虎遂去。次夜又見之。其光微綠。眾愈懼。媪誦咒  
不已。聞陰黑中啾啾語曰。爾婦來尋汝矣。一燈遂竄去。  
一燈墮地滅。媪大痛。天明眾哀之。令指燈落處。掘地五  
尺許。見白骨一具。媪嚙子指。滴血輒入。因囊歸。其子近  
長成。其種養母。聞極孝。謹云。

### 昭忠祠

儀徵張大令

積功

能吏也。任歷城時。大府器其才。欲擢

濟甯牧。張力辭。問其故。張告曰。少時夢乘舟中流。見河  
干兩城對峙。意是濟甯州。將檣舟。見其故父立城頭。搖

手止之。指對面一城，令入及抵岸，視之，額曰：昭忠祠。大驚而醒。今母年七十餘，是以未敢聞命。至次年臨清州，缺員引擢之，張以爲西北方無事，可以奉母安居。乃到任未一月，林鳳翔北犯，突破臨清城，張死之。閤家殉難。方太翁示夢時，早知必歿王事，故不令入濟甯城，而張亦未悟，不知昭忠祠卽臨清也。事固前定久矣。况忠義乎。

石卵

杭州嚴昭仁字伯明，丁卯六月，館於濟甯州署間遊河

上見土圍工人得石卵如栲栳大。光潤堅緻。搖之中有水聲。因刷破一水清。盈中有金魚二。其一受傷死。其一活。百錢買歸。添水養。盎盎中。至冬月。伯明偶他出。及回館。雪夜盎凍裂。魚亦斃。適孫松坪殿撰。故溯計梧江殿撰。歿於六月。亦前魚受傷時也。

### 學官被焚

同治己巳三月。浙江秀水學官某被焚死。縣令臧可園相驗。屍骨成灰燼。門窗床帳俱無恙。惟被裏及棉燒燬無存。襯褥只卧處焦爛。四外亦未動。兩手在被外。皮肉

未全燬。因訊其家人。據供學官以爲子娶婦。製新衣。鞋  
帽。數事存床前竹箱中。又銀及洋錢各若干。納其內。有  
人以爆竹爲賀者。亦塞衣物之下。是日收拾畢。親手關  
門。獨臥至三更。室外聞爆竹聲。因起視。煙氣充塞。呼之  
不應。聳身自窗入。熱火照之。惟見竹箱已開。官死床上。  
臧檢點銀物。一無失落。惟爆竹半著半滅。若然而未盡  
者。周視房內什物。亦如舊。床後有皮箱二。迎面皆焦黑。  
餘悉無燒痕。心異之。面稟上司。令其家棺殮歸葬。而同  
人議論。有謂爲孽火者。有謂爲慾火者。亦有謂此君吸

鴉片煙癮極大。精血內乾。煙火引動真火。由內爍外。延及被褥。以致殞命。然竹箱何以開。爆竹何以然。皮箱在床後。又何以燻黑。則不可解矣。

王仁庵

吾壻王仁庵。名端麟。直隸人也。候補鹽知事。需次揚州。性靜情逸。能詩善醫。其先人宦遊江南。遂家於揚城。有巨富名。連遭兵燹。家業蕭條。仁庵胸懷曠達。儒雅依然。弱冠時。夢有役人請至一大衙門。門上有糾察司三字。登堂居中而坐。役呈案簿。點名審究。左有銅柱十二根。

外以繡龍黃緞袋之十二柱上分寫十二時辰以別之。右有大銅鏡一面亦有繡龍黃緞袋。此銅鏡曾用過一次。因鬼婦不肯承認實情。開鏡照鬼婦。真情現出。罪無所逃。案遂結。銅柱十二根。未曾用過。不知何用。同治八年己巳。余客揚州花園巷書局。間與仁庵清談。因問其爲陰曹事。仁庵不敢瞞。遂細述之。并錄糾察司匾聯文一紙。與我當時什襲藏之。今失所在。仁庵云。生年四十一。便要歸位。誰知越一年。庚午九月十一日。仁庵去世。年三十八歲。臨終時。日陽壽尙有二年。只因漏洩陰間消息。

息聯文錄出不准久留人世談笑而逝子一繩祖三歲  
女二長十二歲次九歲仁庵墓在揚州西門外二道山  
辛未七月十一日余寓居滬城顧家巷年屆古稀偶思  
仁庵半生困頓不得志於人間一旦仙逝竟爲陰曹瘴  
彰善惡任意施爲其樂可知其榮可想比在世聽鼓應  
官驅塵容走俗狀其高下爲何如哉故特爲書之以慰  
吾女并錄其和方子箴都轉老少年四律詩云秋深風  
景總銷魂野趣偏宜薜荔門紅粉多情添逸致青衫何  
處沒啼痕牽牛舞蝶成三絕流水樓雅自一村此卽返

生香一瓣雞皮鶴髮且休論。也同彭澤傲風霜。點綴居然到野塘。織綺自宜仙子室。裁衣應入女兒箱。羣花對此皆輸豔。衆卉逢君合讓王。偏是山家多逸致。秋來籬落錦成坊。燦爛堦除鬥錦衣。珊珊疑是復疑非。慣耽逸趣知音少。懶近繁華識者稀。良夜三更蟲作語。瑤琴一曲雁初飛。對他快把金樽倒。行樂銷愁兩莫違。

疎星丸月境堪憐。小立亭亭不帶煙。弱質自含情縷縷。幽思偏覺恨綿綿。種來北地傳千載。盼到西風又一年。惟有奇葩終草野。教人惆悵曲欄邊。又和方篔圍封翁。



三世八洋誌喜一律。詩云：德門積慶總成休，况又才名重帝州。臣里芹香三葉採，君山黛色四時周。論文自合推高手，對策還應許狀頭。預祝來年同折桂，壽星纏次耀牽牛。仁庵詩才頗佳，少作詩稿，多半散失，僅存五章。可知其概。平素喜看醫書，深通醫理，祇疏懶性成，不肯行醫濟世。問之，卽曰：藝恐不精，恐傷人命耳。以仁存心，於此可見。

### 狐鬥

濰縣周東野嫗一狐，飲食與俱，起居與共，若大婦焉。一

家之中事姑嫜和妯娌撫子女上下無間言偶有缺乏時以金帛粟穀周給之不知所從來人多稱道之謂之胡大姊云一日謂周曰將有事於泰山十日可返其堅持妄念勿爲外邪所擾至旬日不至頗涉冥想夜間狐來聲音笑貌無異平時輒與合覺有異周大噪狐亦抗不相下持挺與角狐不勝且罵且走周憊甚卧不能起而拋磚擲瓦家室爲之不安浸假而糞落於釜矣浸假而火發於床矣如是者三晝夜大姊倏然至一入門曰奉差至青城山就延三日果有野狐肆鬧幸同伴數輩

來當與拼命。因結束赴敵。狐亦嚴陣以待。兵乃交接。血肉橫飛。周氏家皆伏不敢出。至天明。胡大姊見周曰。此物甚狡獪。殺之不易。已引入南山中幽閉之矣。然君受病不淺。當採藥醫治之。四十九日方得復元。自此胡大姊或出或處。朝夕按摩。并令周學呼吸術。至月餘漸健壯。欲與之接。大姊曰。此事損精神耗血氣。卽正道亦不可常。況外遇乎。君福薄無食肉相。然自此保養可延歲年。如再鑿喪。我不汝害。汝必自害之。我將行矣。侯子充壯後。遁跡深山。不敢效野狐禪。貽人笑罵也。周聞之。汗

流被體霍然病愈而大姊亦漸疎遠不數月杳然不知所之周覺筋骨強壯鬚髮亦光澤逾舊當室中格鬥時三五里內遙望周宅火光徹夜有奔赴者至其門寂然

心醫

儀徵尼慧安年三十許極端重善醫小兒疾以術行江淮間不取財不識字藥性亦不甚了了而施治輒有效人多延致之或問其故尼歎曰我非行醫也少年出嫁時夫習醫生一子多病每以少藥調治之卽愈兒三歲夫故上事衰姑下撫幼子凡飲食寒煖以心相體帖姑

亡則專心於子矣。十年來問燥濕察饑飽頗能窺小兒  
隱。至于以痘殤子然一身姑與夫又未得葬地不可以  
死。因捨宅爲寺削髮自脩。有小兒來遊者視所患告其  
家人或消導或發表不三數日卽痊。蓋以心爲醫較藥  
餌似有靈耳。

縊魄

順天劉漢城有一環非石非木非骨非角其色黝黑擊  
以斧不能碎擲地亦無聲漢城云得之都中小市上用  
錢千入火不焚入水不渝曾親試者問之友人云投之

天犬必驚投之馬馬必逸須以皮囊韜藏之可以驅邪  
祟禦凶暴隨身佩服已三十年或縊之魄歟

相術

揚州相士滕海峯因母老不能遠出設肆東關街未甚  
知名適前荆溪令梁研溪前句容令于濱來及畢小亭  
張新溪兩參軍梁某于芝厓兩丞溥遊平山堂同人肆  
小坐請徧相之時梁心芳選拔年最少瘦削如不勝衣  
隨之行海峯觀氣色談部位各言官爵無大差謬指末  
座曰此何人梁研溪曰舍弟將赴舉相其能中否海峯

曰今日幸會諸公皆道府廳縣惟此君貴顯逾倫輩十五年後入詞林出爲督撫諸公皆叨其惠芝厓公位在四品財運獨豐至時當專謁索相金也梁某問曰我何如海峯曰亦官也特卑甚幸有好弟兄可庇蔭後心芳公以庚辰翰林由浙臬撫山西其兄游升甯池太廣道于濱來畢小亭張新溪各以縣令終于芝厓筮仕南河由通判升知府署淮揚道惟梁某浮沈下僚終儀徵巡檢司任盡如海峯言術亦可謂神矣芝厓公管河揚州時曾以二百金爲滕母壽滕未受遂延致幕中以終其

世

老刁爺

南方多淫祠自湯文正公奏毀後十不存一咸豐間  
汴梁漸有三聖五聖名目要皆鄉愚報賽或有鬼狐假  
之亦無甚靈異獨老刁爺者士夫家亦事之惟謹言語  
觸犯輒見災疾必謝罪乃已是以屋僅三楹而門外旗  
竿林立匾額對聯重疊不已每日牲醴祭禱不絕於道  
裘劭甫大令寶鏞莅祥符下車之始毀淫祠千餘所然  
尙未及老刁爺已見夢道士曰吾將適廣東道士泣留



之。刁爺亦泣曰：屋宇毀盡，無可棲託。道士問曰：何日回？刁爺曰：裘大老爺在終，無歸期。將於彼地結善緣，不思此矣。不數日，刁祠亦被毀。平日之赫濯聲靈，亦寂然無聞。不知到廣東後，猶能禍福人否。

### 邵王氏

科爾沁多羅親王僧豐功偉烈，載在史冊。山東河南各直省，凡有血氣，無不尊親之。其在鹿邑，攻破金家樓，獲妖婦邵王氏，訊明之後，凌遲處死。乃剖腹之時，刀不能入，胸中若有物拒之者。王怒，令以穢物塗之，仍堅不受。

及王因祭刀。銖印刀口。親視行刑。劃然開解。心包之內。裹一小人。長三寸許。鬚眉髮膚畢具。男形。號令合營。令以石灰醺之。凡有忝謁者。每出以示。殆所謂媼母嬰兒也。夫部王氏一妖婦耳。養到功深。胎元已結。乃因邪教。惑人致取覆族之禍。此非道術害人也。惜乎趨之不正。

諸生爲閻羅

附一則

日照諸生丁效成。年四十餘。在外家課讀。村東有天齊廟。爲赴學必經之路。久頽敗矣。一日在館午睡。見有二青衣持柬來請。問何事。詞殊恍惚。隨之行。至天齊廟。二

青衣忽不見。仰視殿宇巍峩。迥非曩時氣象。入門見陳設煥然。儀仗整肅。寂無人。正徘徊間。其亡父從外來曰。爾在此乎。當速歸。於某月日來此。爲閻羅王。方欲再問其父執其手。一掉而醒。情事歷歷在目。入白其舅並辭館。舅以語涉誕妄。不令辭。伊決意歸。至家見母大哭兼告以故。母亦將信將疑。遂自檢點田產。清理債務。日皇皇若不及。且促其子爲備衣被。復遍辭親友。有駭怪者。有并笑者。獨其至契某某。共嗟異曰。某癡耶。何忽改常。若是相約及期。攜酒肴造門。闢之。冀破其惑。曰。與其錢。

與死後何若先錢之猶盡一日之歡也遂歌呼叫號喧  
鬧不已丁獨不語不食意甚慘沮問何時去答以雞鳴  
日未暮乃掩門然燈令具衣冠卧床以俟此時或哭之  
或拜之且有學雞鳴以促之行者丁厭極轉身向裏卧  
久之無聲猶謂其詐也逼視早溘然矣先是丁族有無  
賴子在諸城東南鄉趕戲會倚樹假寐忽來二人招之  
行至一村見婦人抱小兒指曰是可詐錢若干取小錘  
令擊之無賴子不肯強之且言無妨乃躡足前往一擊  
婦若無聞見而小兒已狂叫不止婦去旋有燒黃紙門

外者化成錢。凡數處皆然。二人分錢。不與無賴子。謂渠無須此。正爭論間。有數皂役來。盡縛以行。至一衙署甚宏。厥忽傳某大人至。見有肩輿而來者。紅頂花翎。儀從甚赫。曰出一藍頂官。降階相迎。升堂分東西坐。茶罷。藍頂者曰。某城失陷。喪數萬生靈。大人提重兵。爲何不援。曰。無兵符。不敢擅動。藍頂者又曰。某工次爾。私銀若干。某賤務爾。吞銀若干。豈皆有兵符乎。何擅動也。紅頂者起。不勝股栗。藍頂者拍案大呼。其身忽縮小。旋來數人。摘其冠。褫其衣。縛之而下。又聞傳呼。將某案所獲三人。

帶上無賴子甚戰懼。旁有人曰：爾無慮。所謂朝裏有人好做官也。至堂上先訊無賴子。遂直陳其事。曰：此案爾情有可宥。但素行不端。宜薄責示懲。令責三十。押送回。醒獨在樹下。而兩鬢紅腫矣。歸與族人言之。並述藍頂者之貌。有識之者云：卽諸生丁效成也。

又丁效成之祖名燃。少爲知名士。長益礪名節。士林咸推重之。六旬後染疾漸篤。卧床上。不言語。絕飲食。已數日矣。家人環守之。所以未卽含斂者。以心頭尙微溫耳。一日忽張目。曰：扶吾起。家人共駭異。爲之披衣扶起。倚

枕而坐曰。吾病愈矣。適夢至一處。殿閣壯麗。類王者居。有人引至堂上。見南面坐者。氣象偉然。問曰。爾丁某乎。應之。王者命查其壽數。旁有一吏持簿翻視。久呈王。又命查其功德薄。王閱之。霽色曰。爾壽本已終。因爾待丁良玉。始終無二心。可增壽一紀。遂命送回。從此其病若失。又活十二年方卒。蓋丁良王者。係先生總服姪。雙親早亡。又極貧。先生撫如己子。自少以至成立。爲之娶妻生子。名鴻藻。十六歲。應童子試。以府案首入庠。先生猶及見之。

納妓免難

濟南妓淑林。邑藝萃平。酷嗜鴉片煙。以是門前冷落。無甚知己。長山表翰卿獨妮之。淑林亦傾心結識。若將終身焉。而翰卿太夫人治家嚴。未敢請謀之。婦亦未卽允。無不謂此願難償矣。忽一日太夫人以車至。並囊金相寄。命娶以歸。同人深訝之。翰卿亦喜出望外。聯轡回里。太夫人聞之喜。舉家亦翹盼玉人也。及入門。家人多竊笑。太夫人謂之曰。吾非縱子納妓也。因夢神人告曰。此方將有大難。吾家百餘口。賴斯人以免。其教戒之速除。



所嗜聽嫡婦指使吾不若責也翰卿唯唯而淑林吸煙如故家事概不聞問於是者亦有年咸豐十一年捻匪竄山東所過焚掠各村堡逃亡殆盡富室大家多及於難長山爲必由之路烽火逼近太夫人率舉家男婦將赴後園井中死而淑林拉翰卿逃太夫人不得已卽追隨出後門家中人連綴以行伏後街廢圃中賊由前街突過哭聲與火光相映射至次早翰卿扶太夫人回宅男婦百餘口陸續歸來惟淑林以癡發死矣痛定而思始悟神人語然非太夫人積德之厚何以見夢數年之

前則淑林爲表氏功臣也。而所以報之者亦必有故。

蛇異

王五窶人子。奉母獨居。饗殮或不給。賴鄰人劉大。仗助之。尊之曰劉大先生。偶與劉立門外。一女即攜婢自東來。致詞曰。日暮路遠。借宿一宵。王躊躇劉謂曰。何不令伴老母宿。子避居舍下。殊兩便。王引女郎見母。并稟白。一一王卽就劉宿。至次晨返視母。則女郎操并白。掃厨。寵若將久居。深訝之。以問母。母笑曰。是寡婦六親俱無。將認爲女。或爲老身替手足。王以得母歡心也。亦姑安。

之如是已及旬。女郎自除西間屋糊窗泥壁鋪陳粗備。王以不知所從來。心疑甚。而貧人忽得此。不深責。及數月。與劉竊議。劉謂曰。何不以貧告。以探其意。王歸言及之。女郎曰。子奸賭。每日給以三百錢。母之飲食衣服。我自任之。無多言。又數月。母小病。王服侍之。女郎令在西屋眠。自以襪被卧母側。然燈滅後。或設想。或入夢。輒與女郎合。心陰有娶女意。終以其踪跡不明。未敢出諸口。一日王睡醒。見女郎坐窗下盥洗。母入曰。兩人相處多日。當請劉大先生作保。山以定名分。王私喜。不暇計。女

之究竟矣。適劉來，卽以告。劉亟作成之。卽於是日交拜成禮。王從此明目張膽。將老。於是鄉女德劉時，以果脯饋餉之。自同眠後，不令母入屋。早起卽就母，問起居。王亦漸懶惰，不甚出門。賭女有時催促之，或一出，出必早歸。一八門女卽逆知贏輸數。王問之，曰：「偶中耳。」又告曰：「每日數百支，不滿意，何不多數貫？」一擲得數倍，當與卿共晨夕，不復樂此矣。」女應曰：「試圖之，但恐君心貪，未必有此福。」越數日，女予錢千，謂之曰：「當赴某處賭，贏至九十千，卽住手，不可貪。」王如教，携錢往。至燈後，得錢將及

數婢子忽來將母命喚之回王不捨又下孤注一擲全輸思再擲婢子拉歸囊中幸尙有數百文女迎笑曰如何王自愧母亦謂讓從此不復出然燕好之餘時虞不敵而女殊落落只任其力之所及偶與婢子戲婢誡曰娘子忒精細一舉動輒知之何大膽乃爾然君母老矣亦須自慎娘子豈常人哉王心懼亦無如之何數日不見此婢問之女答曰已驅逐使去留之恐生事王告劉劉曰君與同眠起覺有何異王自思壹是如常人惟同寢時女身或冷如冰一轉側卽溫暖有時先醒帳中似

微腥女醒愈香烈。劉屬密察之。女次日宿母屋中。王獨眠。夢女謂曰：「婢子特多言。已置之後院草垛下。與君有緣。何忽見疑？」王記之。晨起。託言草莽爛。須曬之。女共力合作。至草將盡。有蛇一盤。粗如臂。寸斬百餘段。王懼甚。女若不見者。王告劉。劉亦無所措。適母招劉女迎。謂曰：「媒妁也。母命也。妾入門已年餘。有失德。聽處治。否則當作長久計。同枕有二心。何以過活？」王戰懼。母勸慰之。告劉以婦賢。子不肖。非此婦。老身早就斃矣。劉大言曰：「賢則賢矣。但不能育子女。行蹤多奇異。能使人無疑心乎？」

既有神通。當明言之。我劉大不能與人打啞謎也。女泣曰。先生是正人。妾本亦蛇類。初念頗不善。及見母深憐之。又畏先生故。亟欲以脩養成正果矣。今既識破。請與母約。有不利於夫者。有如婢子。至生子延嗣。聽另娶妾。特留正室。以處妾身。母所謂正名分也。先生亦聞此言矣。如不能容。請從此適。母亟稱善。劉亦悅服。至今遂爲夫婦如初。但不知已娶妾生子否。

于綬青云。女郎甚妍麗。腹笥淹博。辭鋒犀利。鄉人多見之者。曾因禱雨。受縣公拜。雨亦應之。數年後。王五

忽失落劉大徧覓不可得。女郎時哭泣。與母同住。不  
一月。母爲思子死。女郎料理喪葬。頗殫心力。送殯歸。  
不知所之。有樵人入山中。見樹上挂一屍。臟腑俱無。  
惟皮存焉。劉心疑。趨視之。王五也。其房屋至今存。無  
人敢踵其後矣。

范文正官銜辟狐

范小衡云。咸豐八年春。謁選入都。道經泰安。寓城外全  
鑣店。店夥以其婦爲狐祟。求爲驅治。小衡曰。旣不知醫。  
又無符咒。何以爲力。店夥固求之。時同行有其表弟曹



芸九及老僕艾姓。慙慙爲泊之。乃照醫書。囑以雄黃硃砂調勻。仿說部所載。用長條紅牋。書吏部滿漢堂官官銜姓氏門條。而署款爲宋推誠保德功臣。叅知政事。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尙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楚國魏國公。謚文正。二十六世孫范某書。令貼房門外。姑以戲之。次早脂車北行。不復記憶矣。閱半年。南旋復過泰安。仍投全鑣店。甫下車店。夥叩頭不已。言其婦依法診治。卽日狐果去。至今安然。并設盛饌。款待。付值不受。亦一奇也。

梅花泉

唐蕉庵司馬名翰題性情直爽狀若頭陀爲官清正多  
藝多才自言道光辛卯十月夢至一處湖山幽秀見一  
池清水碑上橫書梅花泉三字臨流顧影居然一僧驚  
寤記之後隨太夫人天竺進香還過孤山恍如夢中舊  
遊之地行至放鶴亭邊梅花泉碑記係許玉年乃穀太  
史壬辰三月補書湖夢泉時隔一年尙未立碑夢見泉  
碑乃前碑之影也先大夫梅麓公前生焦山一長老也  
有詩云三生石上再來僧紀前夢也蕉庵說夢約畧相

同故特書之

難女重圓

于蓮亭觀察居官多善政。湖北人至今稱道之。官刑曹時。尤以慈祥爲心。解組後。愛西湖山水。寄寓杭州。庚申之亂。觀察已先歿。眷屬多及難。惟一子抱孫得逃出。一女孫年十三。爲女僕張姓所拐。至次年鬻於上海娼家。始勸之。繼逼之。終則撻伐用彰。久已身無完膚。一日娼以烙鐵示之。曰。如不聽話。當燒此烙汝肉。女自思爲清門女。何忽罹此。不如僞應之。拚死以告人。或猶知吾不

辱門戶也。因允見客媚家喜。適有貴客來。飾女以出。酒食雜進。笙歌聒耳。客有問女者。泣而言曰。吾非張也。年十五矣。實亦官家女。爲奸人所騙。如有能救人者。當實以告。或代致兒家。則死亦銜感。因袖出剪刀。以示決計。羣起止之。詳問顛末。座中有陸銘九者。與于氏世好。亟與以歸。并告縣官查拏。張姓適觀祭。族姪官江蘇來謁院司。衆以告。卽接回。將與論婚。展轉未能定。又二年。于氏有在京者。同席遇程廣廷。詳問觀察。并及此女。始知爲女也。翁者叙談之下。憐而敬之。同人醵金遣子就婚。

以成其志。夫以弱女子。陷入穽坎。堅苦自持。保全名節。深堪嘉尚。而臨危遇救。復使之邂逅逢夫家。殆亦觀察居官多善政。有以致之歟。